

卷七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毛亨 傳, 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經 詩 唐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145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

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兮反依字且邊

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

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

疏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

毛詩疏

卷七之一

關雎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39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毛詩註疏卷第七

七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陳宛丘詒訓傳第十二

陸曰陳者胡公媯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曾有虞遇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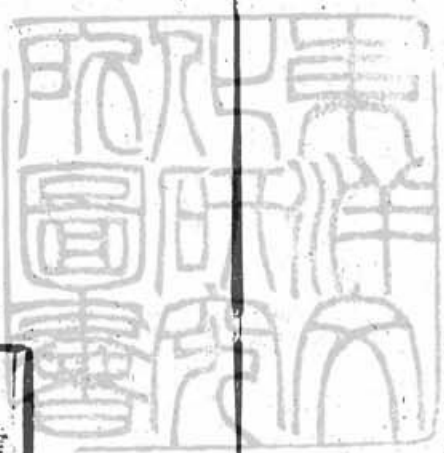
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宓犧之墟在

古豫州之界宛丘之側

陳譜

陳者太皞處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太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

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太皞又號處戲故連言之處戲即伏羲字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闕



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
 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
 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正義曰襄三十五年左傳
 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
 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太姬配胡
 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
 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
 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太姬又武王之女故
 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
 為庶人居於媯汭其後因姓媯氏舜既傳禹天下舜
 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
 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是胡公姓媯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
 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陳世
 家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媯者非也衰元年左傳稱夏
 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
 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媯耳何知胡公
 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為

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太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明胡
 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
 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
 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
 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
 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
 王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為陳
 與杞宋共為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
 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蓊祝共
 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其封域在禹貢豫
 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
 音孟豬。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滎澤被盟豬又曰
 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
 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
 睢陽縣東北檢鄭居檜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
 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
 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



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
 是豫州境內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
 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太姬無子
 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正義
 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
 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
 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婆於粉榻之下是有太姬
 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
 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禱求故言無
 子若太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
 陳周之出者蓋太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
 巫覡也楚語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
 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
 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
 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臯羊立
 卒申公子突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圍戍立卒子幽
 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為五世也世家又
 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

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粉云子仲之
 子婆婆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
 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
 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
 弟平公蕤立卒子文公圍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
 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
 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
 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
 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
 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
 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白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卒
 子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
 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
 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
 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
 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
 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

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三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即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粉序云幽公為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陀陳陀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為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卒來其母蔡人對蔡人言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宛丘怨阮反爾雅云宛

中宛丘鄭云**疏**宛丘三章章四句至無度焉○正義中央隆高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



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樂聲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翺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總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為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晉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

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

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為湯

他郎反舊**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傳**洵信也**箋**云此君

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傲**傳**洵音苟

疏 子之至望兮。毛以為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為子者斥幽公為異其義則同。子大夫至宛丘。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稱。故以子為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為蕩也。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為丘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秦爾雅上支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為說。序云疾亂此序。注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公明此子止斥



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為言其戲樂之事。幽公事事皆為也。傳洵信。正義曰。釋詁文。坎其

擊鼓宛丘之下 傳坎坎擊鼓聲。坎苦無冬無夏值

其鷺羽 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云翳舞者

所持以指麾。疏坎其至鷺羽。毛以為坎坎然為聲

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舞

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

舉以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為異其文義同。傳值

持至為翳。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為持。鷺

鳥之羽可以為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鷺。鷺名之曰白鷺。綠陸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鷺。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純然與眾毛異。好欲

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成王時有朱鷺合
脊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
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

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 **傳** 蓋謂

之缶 ○缶方有反蓋本 **疏** 蓋謂之缶○正義曰釋

器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

曰益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云鼓

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良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

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

蘭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為缶也案坎卦六四樽

酒簋貳卣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

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

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

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

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入所

汲用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緘缶備水器

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

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無冬無**

夏值其鷺 **傳** 翻鷺也 ○翻音導 **疏** 翻鷺○正義

曰舞者所以自蔽翳 又音陶 日釋言文郭璞

○翻作蠹音義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枌符云反 **疏**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

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續其麻是也會於

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

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

後敖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

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

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

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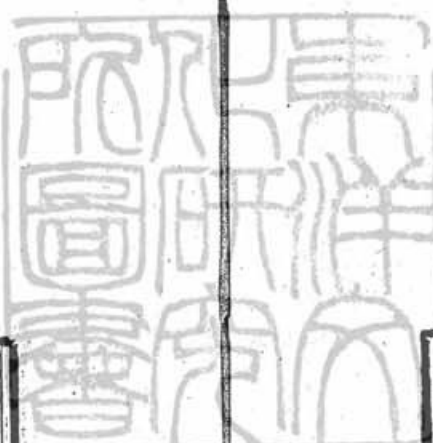


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為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娣娣於粉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東門之粉苑丘之栩**傳**粉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

女之所聚**傳**粉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

與反說文丈夫與反**傳**粉白至於聚○正義曰釋木云榆白粉孫炎曰榆白者名粉郭璞曰粉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粉為白榆也栩杼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之道路**子仲之子娣娣其下****傳**子仲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



陳大夫氏娣娣舞也**箋**云之子男子也

同娣桑**疏**子仲至舞也○正義曰知子仲是陳大夫何反**傳**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此所

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畱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

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人止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娣娣舞也釋訓文柰巡曰娣娣

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娣娣然○**箋**之子至男子○正義曰序云男子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

下云績麻是女知此之子是**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男子也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善也原大夫氏**箋**云旦明于日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

且王七也反荀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

宜從鄭讀曰相音越下曰往往矣同**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云績麻者

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疏穀旦至婆娑○正義曰

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

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績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

之甚○傳穀善也原大夫氏○正義曰穀善釋詁文也案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

夫姓原是也○箋且明至也處○正義曰且謂早朝故為明也釋詁云于曰於也故于得為曰差擇釋詁

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擇刺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

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也穀旦于逝越以醜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

邁傳逝往醜數邁行也箋云越於醜總也朝旦善明



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醜

子公反處昌慮反**視爾如菽貽我握椒**傳菽芘菜也椒芬香

也箋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

菜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

之所由疏菽祈饒反郭云荆菜也芘音毗又芳耳反芘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遺唯季反奸呼報反

疏穀旦至握椒○毛以為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朝日善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棄其事

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我往者語汝云我視女顏色之美如菽之華然見我說女則遺我

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鄭唯以醜為總言於是男女總集合行為此淫亂餘同

文殿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殿為數玉肅
云殿數績麻之縷也。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
於釋詁文商頌稱假無言謂總集之意則此亦當
然故以殿為總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
男來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
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菘花菜至
椒芬香。正義曰菘花菜釋草文舍人曰菘一名蚘
郭璞曰今荆葵也似葵葵紫色謝氏曰小草多華
少葉葉又翹起陸璣疏云芑菜一名荆葵似蕪菁華
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
本云椒芳物。男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
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
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
美如芑菜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
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為淫亂詩
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

也。誘進也掖扶持也。○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
此古文橫字誘音酉愿音

願謹也掖音同亦疏。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

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

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典國致理也經三章皆

誘之辭。○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

文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禮從國子巡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傳。衡門衡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

遊息也。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

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化泌之洋
洋可以樂飢傳 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

道忘飢 **箋** 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

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慈愿任用賢臣則政

教成亦猶是也 音洛鄭九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

詩本有作療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

療下作奈案說文云樂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止作

樂鄭本作療下注 **疏** 衡門至樂飢○毛以為雖淺陋

放此慈苦舟反 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遊息以

與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與治致政然賢者不以

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

小則不與治致政君何以不與治致政乎觀泌水之

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



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

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

大洋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

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 衡門

至遊息○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

字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

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為之其淺也釋詁云棲遲

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 泌泉至忘飢○

正義曰邶風有茲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洋

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

云癯飢者飢久則為渴得水
則亦小癯故言飢以為韻
其取妻必齊之姜
云此言何必河之鮐然後可食

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
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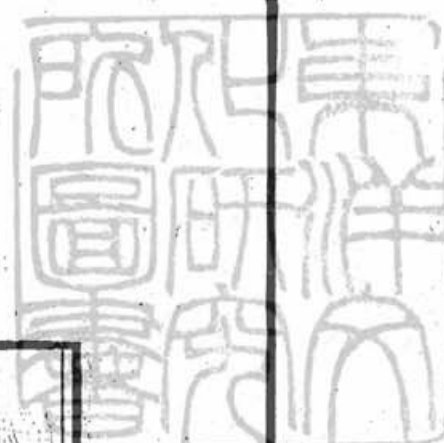
○鮐音房取音娶下文同音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

之子
云宋子姓
疏
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

周語惟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子也
箋
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疏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子○正

義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善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

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也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

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傳
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
箋
云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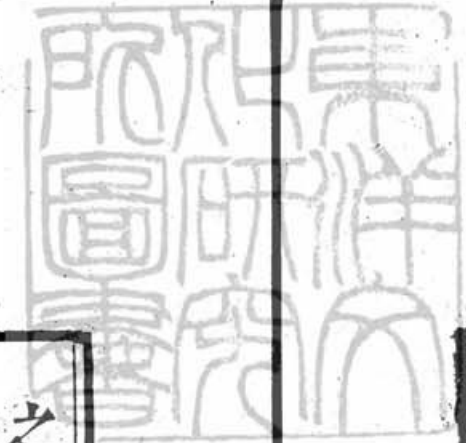
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

子成其德教
○漚鳥豆反緝七立反
彼美淑姬可與

晤歌
傳
晤遇也
箋
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

與對歌相切化也
○淑音叔本亦作
疏
東門至晤歌淑善也晤五故反
○正義曰東

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
 衣服以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修
 政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
 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君淫昏故思得
 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薰其切化使君為善○
 池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
 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考工記
 櫪氏以澮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
 淩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
 使之柔韌也○
 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
 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諫陳善惡之事以感
 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
 以為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
 姓姜曰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
 姬姜為婦入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東門
 有姬姜無棄惟悴是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



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直呂反

疏

漚紵○正義曰陸璣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
 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
 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
 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漚紵今南越紵
 布皆用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此麻

言道也

○菅古顏反茅

疏

漚管○正義曰釋草云白
 華野管郭璞曰茅屬白華

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為管然則管者已
 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璣疏云管似茅而滑
 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
 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

不至者也

○迎魚敬反下注同

疏

東門之楊三章章四句至

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言親迎

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眾矣故舉不至者以

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傳

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

箋

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

失仲春之月

○牂子桑反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傳

期而不

至也

箋

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畱他色不肯時行乃

至大星煌煌然

○煌音皇

疏

東門至煌煌○毛以為作者以楊葉初生與昏之正時楊



葉長大興晚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牂然

而大矣楊葉已大不復見其初生之時以此歲之時

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晚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

復淫風大行女畱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

為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

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

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鄭以失時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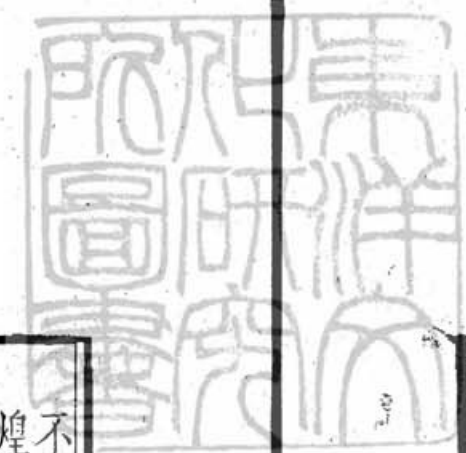
在仲春之後為異其義則同○牂牂至秋冬○正

毛詩疏

卷之二

涉古

春頌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
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
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
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
用仲春也○**變**楊葉至之月○正義曰箋亦以楊葉
之盛與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牁三月中者自言
菓盛之月不以楊葉為記時也董仲舒云聖人以男
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
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
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
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
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為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
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
別自憑據以為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
傳期而不至○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
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者男子
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其待女不得
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辯之云期而



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變**親迎至煌
煌然○正義曰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
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為異人之
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亦言
至此時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牁也○肺
不至
反又蒲
具反
昏以為期明星晷晷**傳**晷晷猶煌煌也○晷
反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焉

變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

○佗本亦作他

也史記以為厲公弑

疏

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

惡加萬民定本直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傅不良故
至於此既立為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仍用其言必
將至誅絕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傳而就良
師也經三章皆是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箋**不
義至自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於君也春秋
桓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
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
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弑君自立之事也
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太子免而謂之弑君者以免
又為太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為君陳佗殺之而取國
故以弑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則佗
於弑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人
不知之知而已誰昔然矣欲令佗誅退惡師則弑
君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
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為君則身為公子爵止大
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
後也戒之令去惡師
疏明是惡師未去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傳

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

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云興者喻

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傳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斯

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

斯侈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間

音開覩都魯**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傳**夫傳相也**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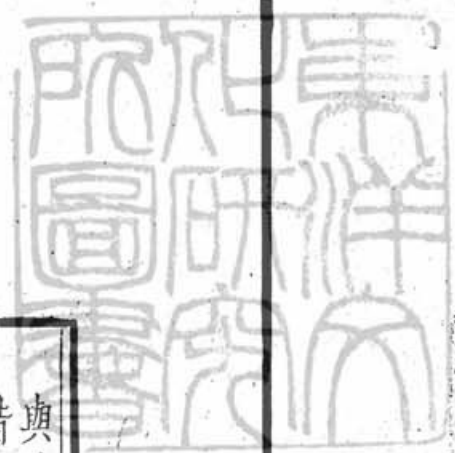
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

也○相息**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傳**昔久也**箋**云已猶

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

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去羌呂反**疏**墓門至然矣

墓道之門幽間由希觀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
生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與陳佗之身不明
由希觀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
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
又戒之云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
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傳就良師也○**傳**墓門至析
之○正義曰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塚塋之地孝子
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
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為
析義也○**箋**與者至之罪○正義曰箋以傳釋經文
不解典意故述典意以申傳也弑君之賊於法當誅
其身絕其祀故云陷於誅絕之罪○**傳**夫傳相○正
義曰序云無良師傳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傳不良
也郊特牲云夫也者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
夫也夫或為傳言或為傳者正謂此訓夫為傳也師
傳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傳相○**傳**昔久○正義曰傳
稱古云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傳**已猶至
常然○正義曰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



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為誰昔
昔也合爾雅俗為誰疑辭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傳梅枏也鴉惡聲之鳥也萃集也
云梅之樹善惡

自有徒以鴉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

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
○鴉

反萃狙醉反枏冉
鹽反則惡鳥路反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傳訊告也

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
○訊

許音信徐息悴反
告也韓詩訊諫也
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箋云予我也

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

我之言言其晚也
疏墓門至思予○正義曰言墓道
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

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聲惡梅亦從而惡矣以與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未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傳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相至萃信○正義曰梅相釋木文鴉惡聲之鳥一名鵬與梟名鵬瞻印云為梟為鴉是也俗說以為鴉即土梟非也陸璣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鴉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雁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鴉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傳**訊告也○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辯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謂之告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疏**

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焉○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為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下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傳**○五

防有鵲巢中有旨苕**傳**與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箋**

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與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邛其恭反苕徒彫反**誰侖予美心**

焉怵怵**傳**侖張誑也**箋**云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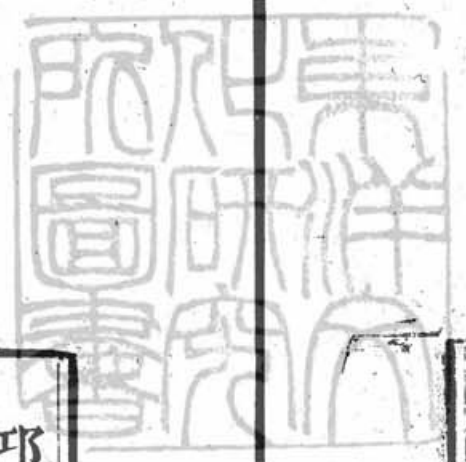
侖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怵怵然所美謂宣公也○侖陟留反說文云有壅蔽也予美韓詩作媿音尾媿美也怵都勞反憂也誰九况反**疏**

防有至切切。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丘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人，君子懼已得罪，告與衆讒人，輩汝等是誰？誰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切切然而憂之。

傳 防邑邛丘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邛爲丘。邛風稱旄丘有葛，鄘風稱阿丘有蕪，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傳 俯張誑。正義曰：畢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誰讒至宣公。正義曰：言誰狎弄美者，是就衆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爲之，故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爲所美之人。

中唐有甃



邛有旨鵲 **傳** 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甃，甃甃也。鵲，綬草。

也。○甃，薄歷反。鵲，五歷反。今音零。字書作甃。綬，音受。

義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列詩云：中唐有甃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宮又云：甃，甃謂之甃。李巡曰：甃，甃一名甃。郭璞曰：甃甃也。今江東呼爲甃。甃，甃綬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璣疏云：鵲五。誰，俯予美心焉。惕惕。

傳 惕惕猶切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日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好，呼報反。序同說。

音悅澤。疏：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正義曰：人
 破詩同。疏：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
 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
 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
 在位好
 色之事

月出皎兮。傳：興也。皎，月光也。箋：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

之白皙。傳：皎，古了反。本又。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傳：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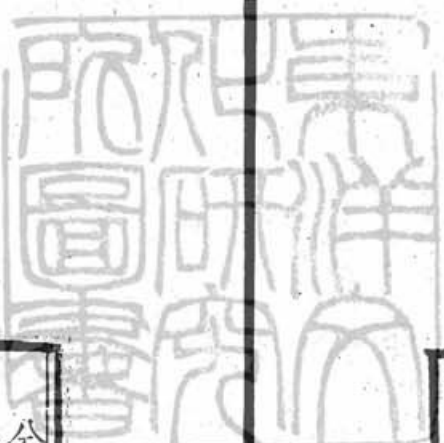
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傳：佼，字又作姣。古卯反。

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又作療。同音了。窈，鳥了反。又

手表反。糾，其趙反。又其小反。一音其了反。說文音已。

居酉反。勞心悄悄兮。傳：悄悄，憂也。傳：云思而不見，則憂。悄

七小。疏：月出至悄悄兮。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



今非徒面色自皙，又見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今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今思之既甚，而不

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傳：皎，月光。○正義曰：大車云有如皦日

則皦，亦日光言日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為月光。○傳：僚，好至之姿。○正義曰：皎兮

喻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僚為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

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傳：月出皓兮，佼人懌兮，舒懌受兮，勞心慍兮。月出照兮，佼人燎

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皓，胡老反。懌，本又作劉。力

優於久反。舒，貌慍也。七老反。憂也。燎，力召反。又力平反。天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疏：月出三章章四句。疏：月出三章章四句。疏：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

南夫字御叔株林陟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

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

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不見

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

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

是朝至也**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

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

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

爲淫泆之行行下孟反**匪適株林從夏南**云匪非

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

之他耳禮反**拒之辭**胡爲至夏南**正義曰**

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爲於彼株林

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靈公爲人所責

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

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

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變**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假為祗拒之辭非是面爭玉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之疾之也**係毓以王為長

乘駒朝食于株**傳**大夫乘駒**變**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馬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疏**駕我至

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為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



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為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焉**變**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

謂涕泗滂沱○**疏**陂彼皮反思息嗣反父音甫涕他弟反自目曰涕泗音四自鼻曰泗滂

普光反沱徒**疏**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何反下文同**疏**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

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為此淫泆毛以為男女

相悅為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

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三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三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為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感傷憂思為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為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三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為二句又在其下是為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男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為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



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為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為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傳 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 變 云

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

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

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 符本亦作夫下同蕖其居

反本亦作渠莖幸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傳 傷無禮也

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寤寐

無為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

○覺彼澤至滂沱○毛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

音教疏浦與荷之二草蒲之為草甚柔弱荷之為葉

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

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

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

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

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為

念此風俗傷敗目涕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

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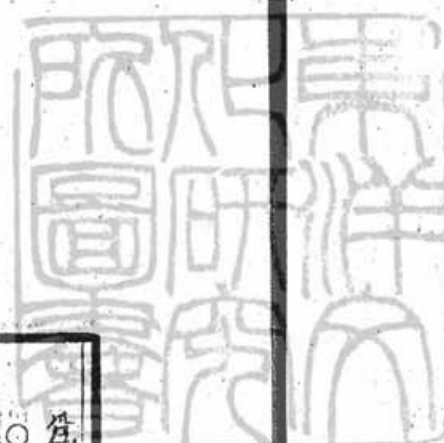
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

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

容倏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

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

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寤之中更無所



為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

○傳陂澤障荷芙蕖○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

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

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菴其華菡

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一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

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

璞曰菴莖下白藕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

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

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承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

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說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言女之形體倏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一物與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傷思至見之○正義曰傷思釋言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為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為長○正義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傳**蘭蘭也**箋**云蘭

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蘭毛古顏反鄭改作蓮

練田○此蘭亦為蘭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

聞○蘭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並下皆言蒲荷則

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



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傳**卷好

貌○卷本又作倦同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傳**悁悁猶悒悒

也○悁鳥玄反**彼澤之陂有蒲菡**

萑**傳**菡菡荷華也**箋**云華以喻女之顏色○菡本又

敵戶感反菡本又作菡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寤

寐無為輾轉伏枕○輾張輦反本又作展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魏國大略二十五六章百二十四

三章廣六世

齊魯燕趙魏晉秦楚

齊魯燕趙魏晉秦楚

齊魯燕趙魏晉秦楚

齊魯燕趙魏晉秦楚

齊魯燕趙魏晉秦楚

毛詩註疏卷第七

七之一

齊魯燕趙魏晉秦楚

毛詩註疏卷第七

七之二

齊魯燕趙魏晉秦楚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陸曰檜本又作鄗古外反檜

居溱洧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南之國後為鄭武所

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

檜譜檜者占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

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

命曰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
 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
 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
 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答趙
 商云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為北
 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
 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為文則為北正是黎一人
 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檜國在禹
 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
 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
 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
 沈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
 為滎澤在汴縣東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
 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是
 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
 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
 焉○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



溫莒也董姓馥夷參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
 姓舟人也妘姓鄢檜路偃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
 後也通楚為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
 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妘之中又有鄢路
 偃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其工氏作亂帝嚳使
 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
 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
 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
 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
 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
 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
 當與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似是
 官號而云各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
 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
 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
 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
 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紮衣服
 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

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公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為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其國北鄰於虢○正義曰地里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里志河南有成臯縣故虎牢也一日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臯而又以滎陽為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北鄰



此獨言北鄰於虢者以鄭滅虢檜而處之先譜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農陝縣東南東虢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

也○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

去○好呼報反下注同治直○羔裘三章章四句

見君有不可之行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去君也由檜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

好修絜其衣服逍遙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
 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
 去之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
 而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
 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爾思其意猶尚思
 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
 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
 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遙卒章上
 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遊宴不强政治也
 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失道為之憂悼是以道去
 君之事也以詩為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
 也○**○**以道至乃去○正義曰言以道去君則大
 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
 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
 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
 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
 為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
 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舊



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
 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為近
 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
 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三年殺
 梁傅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
 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
 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
 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
 之言以為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
 也曲禮云大夫至國踰境為壇位嚮國而哭三月
 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
 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
 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
 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
 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
 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
 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

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
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絮之
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
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

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

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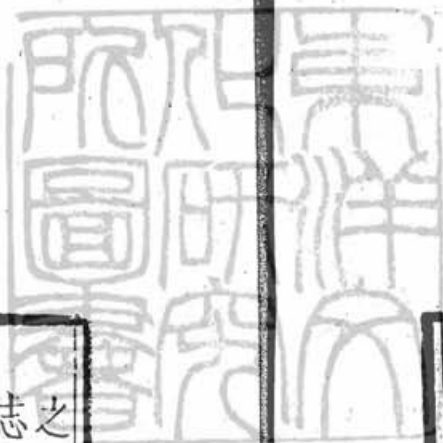
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遙反注同下

祭名也見賢遍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傳國無政令使我心

勞箋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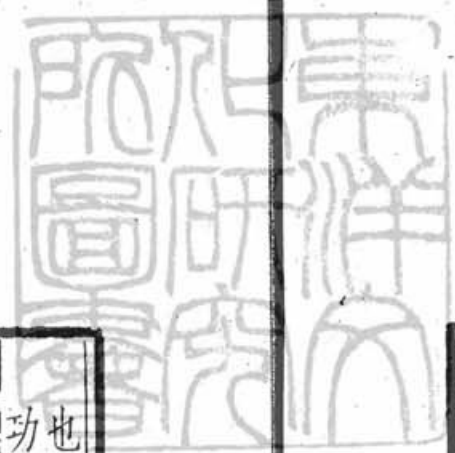
忉然○忉音刀疏羔裘至忉忉○正義曰言檜君好絮衣

服不修政事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



之以逍遙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
志好鮮絮變易常服也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
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君
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逍遙遊燕之事輕
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
強於政治唯好逍遙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諸
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
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
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
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
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
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
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
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
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
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
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
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

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袞玄緇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麕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絮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衣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



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麕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絮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入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絮衣服也逍遙朝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用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爾女至切切然○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缺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此羔裘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翱翔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
云翱翔猶逍遙也豈

不爾思我心憂傷

疏

傳堂公堂○正義曰七月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學故傳以公

堂為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

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立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傳日出照曜

然後見其如膏

傳○膏古報反曜羊照反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悼動也

疏云悼猶哀傷也

傳羔裘至是悼○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

色鮮美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耀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絮如是大

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

傳悼動○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疏

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

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

傳○為于偽反下同

疏素冠三

句○**傳**喪禮至能行○正義曰喪服子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斬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

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

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為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

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

三章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止三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禫案喪服斬衰有衰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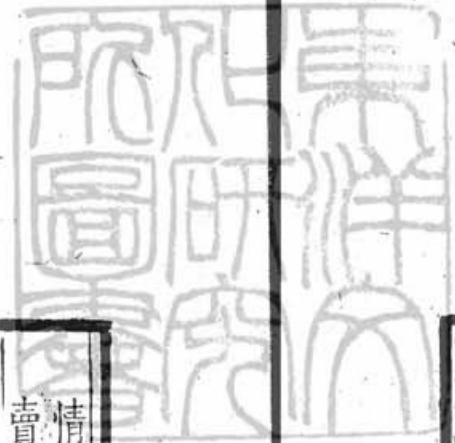
始終皆無鞞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
 縞衣素裳禮鞞從裳色素鞞是大祥祭服之鞞然
 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
 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嚮末而思之有不到大
 祥者故上三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
 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
 素縞之冠下三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於鞞以時
 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
 卻思祥夫喪禮以漸而進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

也樂樂瘠貌**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

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覲幸一

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樂樂然腴瘠也○樂力端反瘠



情昔反縞古老反紕婢移反解佳**勞心博博兮**博

賣反覲音冀腴本亦作瘦所救反**勞心博博兮**博

○毛以為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服

者故君子言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

於哀感之人其形貌樂樂然腴瘠者兮今無此人可

見使我勤勞其心博博然而憂之兮○鄭以素冠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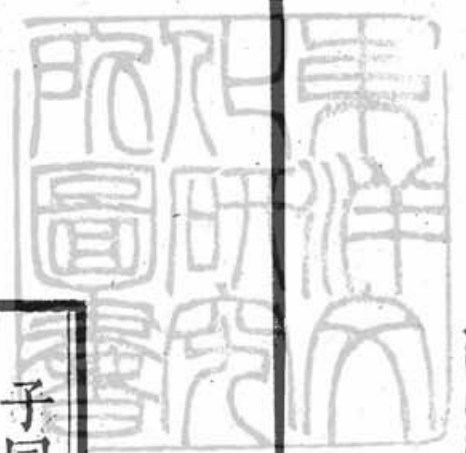
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庶

幸至瘠貌○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

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

冠則是本不為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

為腹瘠之貌定本毛無腹字。喪禮至腹瘠。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替既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素紕也。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解惰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覲幸見此素冠哀感之人形貌瘦瘠王肅亦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為長。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博博憂勞。正義曰釋訓文。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素衣也。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



子同歸兮 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云聊猶且

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疏 見至歸兮

者言已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

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共歸已

家○鄭以為為幸得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今以

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今以

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

觀其居處○素冠故素衣○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以此白布喪服○除成至素裳○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鞶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各曲禮云兩手摠衣謂摠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為韻喪服小記唯據諸

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願見至同歸。正義曰傳訓聊為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為行如一亦與鄭異。聊猶至居處。正義曰箋以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行不宜共歸已家故易傳以為庶見其人。庶見素鞞兮。箋云祥祭為同歸彼人之家觀其居處。

朝服素鞞者鞞從裳色。音畢。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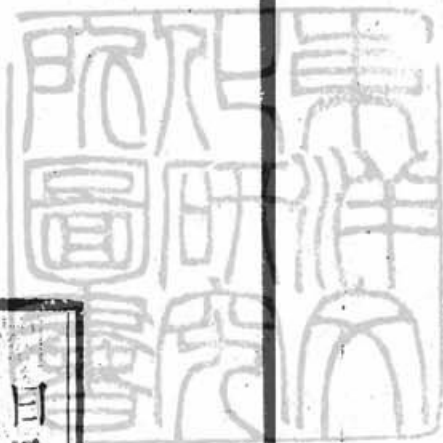
一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

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

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

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



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

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聊與

子如一旦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蘊紆粉反夏戶

反下同援音袁下同衍苦旦反。疏庶見至一兮。○毛

樂音洛夫三音符其行下孟反。以為作者言已幸

望見祥祭之素鞞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

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

行也。○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

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子夏至所勉。○正義曰

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者言三

諛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疏**聊與至其行○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禮願與如一是不入詩以爲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

者也

箋

恣謂狡狴淫戲不以禮也

○萋楚丈羊反

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桃恣姿刺反狡狴有萋古卯反狴古快反本亦作猶古外反

疏隰有萋楚詩者主疾章四句至慾者○正義曰作隰有萋楚詩者主疾恣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意而不爲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是思其無情慾之事○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

傳

興也萋楚鈹弋也猗儺柔順也



箋

云鈹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

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

情慾

○猗於可反儺乃可反鈹音遙長張丈反下同蔓音萬少詩照反下同

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知

傳

天少也沃沃壯佼也

箋

云知匹也疾

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於驕反沃烏毒反樂音**疏**隰有至無知○正義曰此

洛注下皆同妃音配**疏**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得

無情慾之人言隰中有萋楚之草始生正直及其長

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於少

小之時能正直端慤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慾故我

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名鈹弋本草云鈹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三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鈹弋至情慾○正義曰妄者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爲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鈹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木少而端慾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慾則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慾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天少沃沃壯佼○正義曰桃之天天謂桃之少則知此天謂人之少故云天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知匹至之意○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爲匹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

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疏無家至之道○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家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

共爲家室故爲夫婦
家室之道爲室家也

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旣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

驅非有道之車

○偈起竭反疾也

顧瞻周道中心怛

今

傳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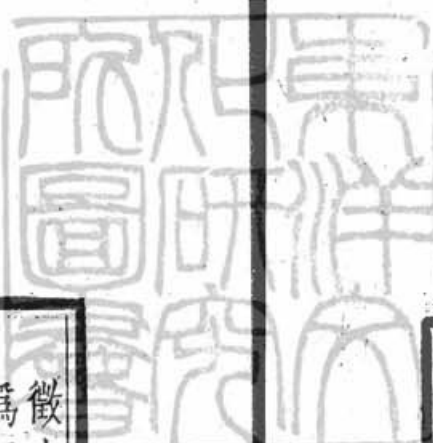
云周道周之政

令也迴首曰顧

○怛今都達反慘怛也

疏匪風至怛兮○正義曰此詩周道既滅風

為之變俗為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輕嘯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今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傷之而作此詩耳○**傳**發發至之車○正義曰藜莪云飄飄發發下云匪風飄兮知發發為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為疾驅傷周道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為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



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稱燁燁震電為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傳**怛傷至道

減○正義曰怛者驚痛之言故為傷也言顧瞻周道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

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為下國周道周之政令棄而不行是廢滅也定本無怛傷之訓**匪風飄**

兮**匪車嘯兮****傳**迴風為嘯嘯嘯無節度也○飄符遙反又必遙

反嘯本又作顧瞻周道中心乎兮**傳**乎傷也**疏**迴風至

節度○正義曰迴風為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各上章言發發謂飄

風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誰能

亨魚漑之釜鬻**傳**漑滌也鬻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

割亨者。亨音耕反。注同煮也。泃本又作概。古愛反。釜符甫反。鬻音尋。又音岑。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太上小下。若甑。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

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誰能至好音。正義曰。此皆周道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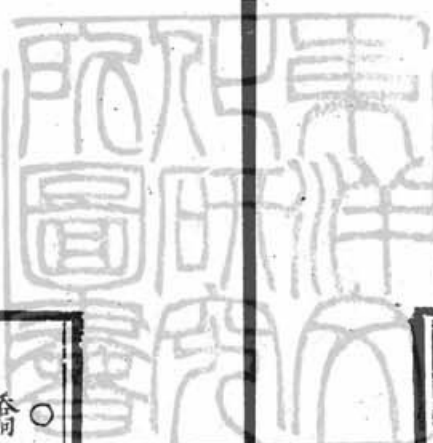
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則既滌而與之。釜鬻以興。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

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為喻。泃者滌器之名。泃之釜鬻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備其好音之意。釜鬻言泃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傳泃滌至治民。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



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泃鼎。廩人泃甑。是泃滌皆洗器之名。故云泃滌也。釋器云。鬻謂之鬻。鬻釜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鬻。涼州謂甑為釜。郭璞引詩云。泃之釜鬻。然則鬻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誰能至亨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周道至懷歸。正義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為歸也。誰將至政令。正義曰。上以亨魚為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於河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荷澤被孟豬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或在二澤。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其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



○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木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正義曰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隣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大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官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目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為君幽伯

戴伯三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蟋蟀序云昭公昭公詩也侯人下泉序云共公鳩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

中皆以此而知

蟋蟀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
○蟋蟀上音浮下音由渠略也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

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蟋蟀為昭公詩也譜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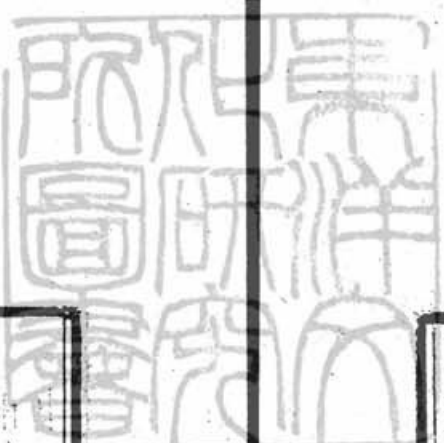
蟋蟀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

多無昭公字崔集註本有未詳其正也

○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

保守好為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

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



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二章皆刺好奢文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衆多卒章言麻衣見其衣體卒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及其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言蟋蟀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言其美卒章乃言其色美亦互以為興也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
傳興也蟋蟀渠略也朝生夕死猶

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

云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

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

○楚楚如字說文作黼
本或作蝶音同其居反略本或作嚳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蟲是也朝直遙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

逢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反云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

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難乃疏處○正義

曰言蜉蝣之蟲有此羽翼以與昭公君臣有此衣裳

楚楚也蜉蝣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已之性命死亡

在近有此羽翼以自修飾以與昭公之朝廷皆小人

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絜

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緒為

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傳

蜉蝣至明貌○正義曰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

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孫

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

蛭蛭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

緒好噉之陸璣疏云蜉蝣方士語也通謂之渠略似

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

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蠟也樊光謂之糞

中蝸蟲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



俗本作渠蝮者誤也○箋興者至渠略○正義曰以

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

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羣臣也何則卒章麻衣

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

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采衆多也○傳采衆多○正義曰以卷耳芣苢言

衆多楚楚在衣裳之下是為衣裳之貌今采采亦為

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心之

憂矣於我歸息○傳息止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傳掘

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傳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

毛詩疏

卷七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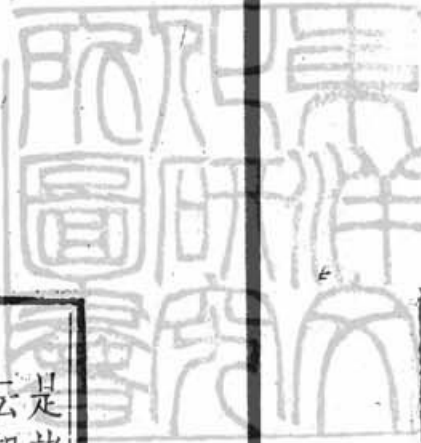
及古閣

之憂矣於我歸說

云說猶舍息也

○說音悅 協韻如字 蟬

至歸說○正義曰蟬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闋以與昭公君臣不知死也鮮闋後又生其羽翼為修飾以與昭公君臣不知死也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為修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君子憂之言我心為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依歸而說舍乎言小人不不足恃也○**傳**掘闋至鮮絜○正義曰此蟲土裏化生闋者悅懌之意掘闋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闋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絜也○**箋**掘地至深衣○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闋謂開解而容闋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闋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即布而色白如雪者謂深衣為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已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



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為十五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之制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縗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為而彼注以麻衣為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為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縗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縗亦如小功布也

蟬三章章四句

侯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名近附近之近下同共音恭下篇同遠于萬反下注同好呼報反疏候人四章章四句至人焉疏正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卻近故經先言遠君子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祲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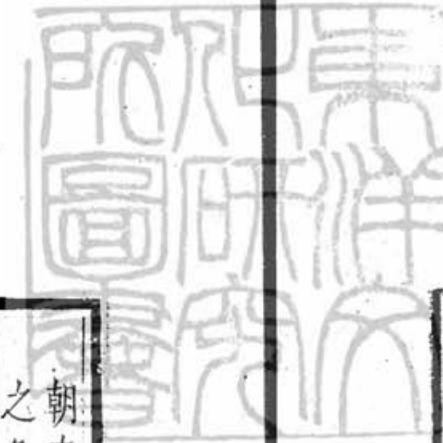
受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何

何可反又音荷祲都外反又都律反揭音竭又其謁反受市朱反

芾傳彼彼曹朝也芾韞也一命韞芾黝珩再命赤芾

黝珩二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云之子

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其音記下皆同芾音味反服謂之芾沈又甫味反



朝直遙反下在朝同縕音溫何烏本反赤黃疏彼候

之色黝於糾反黑色珩音衡以上時掌反

芾○正義曰言共公疏遠君子曹之君子正謂彼候

迎賓客之人兮荷揭戈與祲在於道路之上言賢者

之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彼曹朝上

之子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

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傳候人至

候人○正義曰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

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

若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

應是士此說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祲謂作候人之

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

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

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

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

為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祲言以設候人是

其徒亦各為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為之即引此詩明

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

是官為上士不以身荷戈殺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
 賢者所為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
 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
 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轅轅
 是其送之也官以候迎為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
 朝歸則送之於境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
 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送迎賓客者
 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為前驅而入及
 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
 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閉關無禁禁掌訝以
 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姦寇雖復同
 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殺須人擔揭故以
 荷為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受長尋
 有四尺戈受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殺字從受故知
 殺為受也說文云殺受也不刺遠君子而舉候人是
 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賢者所作候人
 乃是候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為大官今在官
 任使唯為候人故以官言之○**禮**彼彼至乘軒○正



義曰桓二年左傳云衮冕黻廷則芾是配冕之服易
 困卦九五困于赤芾知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
 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鞞玄端爵鞞則鞞之所用不施
 於祭服矣玉藻說鞞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
 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
 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鞞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
 鞞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
 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鞞二者不同也一命縕芾黝
 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
 玄冕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鞞之言蔽也縕
 赤黃之間色所謂鞞也珩珩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
 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
 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
 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飲
 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苟
 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
 桓公遣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
 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十八年

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為共公近小人之狀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

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

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鵜徒低反洿音鳥

一音火故反**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

服尊○稱尺證反注同**疏**維鵜至其服○毛以為維鵜鳥在

以與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濡其翼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

言其終必亂國也鄭止江句別義具箋**傳**鵜洿至翼乎○正義曰鵜洿澤釋鳥文舍人曰鵜一名洿澤



郭朴曰今之鵜鵠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洿河陸璣疏云鵜水鳥形如鵠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洿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箋**鵜在至其常○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維鵜在梁不濡**

其味**傳**味喙也○味陟救反徐又都豆反喙虛穢反又尺稅反又陟角反鳥口也**彼**

其之子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

厚言終將薄於君也○媾古豆反**疏****傳**媾厚○正義曰重昏媾者以情必深厚

故媾為**薈兮蔚兮南山朝濟****傳**薈蔚雲與貌南山曹

南山也濟升雲也**箋**云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

能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

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傳 婉少貌變好貌季人之少子

也女民之弱者

箋

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

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

疏

蒼兮至斯飢。正義曰蒼兮蔚

兮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興為大雨以興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此接勢為喻天者無大雨則歲穀不熟婉兮而少變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傳** 蒼蔚至升雲。○正義曰言南山朝隴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蒼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士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隴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隴升雲也。○**箋** 蒼蔚至德教。○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不言雨降故知蒼蔚雲興若是小雲之興也。○



傳 婉少至弱者。○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婉為少貌變為好貌齊甫田亦云婉兮變兮而下句

云總角也今是幼稚故傳以婉變並為少好貌野有蔓草云清揚婉兮思以為妻則非復幼稚故以婉

為美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牽云思變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

女為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為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為訓故不同也

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故詩言少女耳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箋** 天無至困病。○正義曰箋以此經輒言斯飢

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為喻是因不雨為興故知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國無政

令則民困病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鳴音尸本亦

疏 鳴鳩四章章六句至不壹。正義曰：經云「尸」，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駁時惡。首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樹見鳴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傳** 興也。鳴鳩，枯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疏 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外之人不如鳴鳩。

居入反，又音吉。鞠，居六反。莫音暮。下上，時掌反。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傳** 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

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傳**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疏** 鳴鳩至結兮。正義曰：言有鳴鳩之

鳥在於桑木之上為巢，而其子有七兮。鳴鳩養之能平均，用心如壹，以與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

如壹，彼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如裏結之兮，言善人君子能

如此均壹，既知曹君用心不均也。 **傳** 鳴鳩至如一。正義曰：鳴鳩，枯鞠釋鳥文。鳴鳩之養七子也，且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壹蓋相傳為

然無正文。 **疏** 淑善至如一。正義曰：淑善，蓋相傳為此美其用心均壹，均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故轉儀為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均平如壹。

傳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正義曰：如結者謂如不以散如物之裏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心緼結，又為憂愁不散，如裏結與此同。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 **傳** 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緜其帶伊緜其弁伊騏 **傳** 騏騏

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緜其帶伊緜其弁伊騏 **傳** 騏騏

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緜其帶伊緜其弁伊騏 **傳** 騏騏

文也弁皮弁也

箋

云其帶伊綵謂大帶也大帶用素

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璆以玉為之言此帶弁者刺

不稱其服

○弁皮彥反騏音其綦文也說文作璆云

疏

飛去在梅以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

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為之其弁維作

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曹君

不稱其服使民惡之○鄭唯其弁伊騏言皮為之璆

以玉為之餘同○**傳**騏騏文弁皮弁○正義曰馬之

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

也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寇弁

服凡弔事弁經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

韋弁以卽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吊凶之事非諸

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

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

常服知是皮弁○**箋**其帶至其服○正義曰玉藻說

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

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

故知其帶伊綵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

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

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注云會逢中也璆

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爲之綦引

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

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



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璆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駢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王之皮弁矣禮無駢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駢弁執兵衛王綦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駢當作綦說善人君子而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

君子其儀不忒傳忒疑也○忒他得反疏忒疑○正義曰釋言文執義

如一無疑貳之心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正是也箋云執義

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長張丈反下同任音士疏

箋執義至侯伯○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訓文非為州牧不得為四國之長故任為侯伯也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其非禮也是諸侯之長侯伯也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

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箋云正長也能

長人則人欲其壽考○榛側巾反本名也又仕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

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音壯巾反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思治直吏反刻音克疏下泉四章章四句

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則能督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三章

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卒章思古賢伯上三章說共公侵刻而思古明王

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賢伯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

傳興也列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

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

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

音列浸本作寢子鳩反稂音郎

徐又音良漑古愛反著音尸

變云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

者○愾苦愛反嘆息也說文云

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也

則病以喻共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刻

覺而嘆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玉言時有明王則無

此困病也○鄭唯稂草有異其文義則同

至而病○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列字從冰是遇

寒之意故為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

巡曰冰泉從上漑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

其根本故以苞為本稂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

童梁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則

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

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

至之屬○正義曰以序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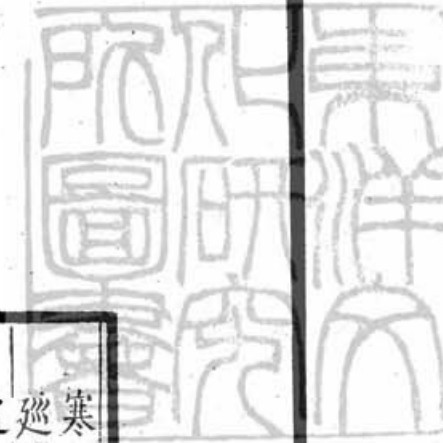
也箋以苞稂則是童梁為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

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著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為

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為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釋

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變愾嘆至明者○正義曰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愾然而聞乎



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

冽彼下泉○蒿好懷我寤嘆念彼京周冽

彼下泉浸彼苞菁○菁好懷我寤嘆念彼京周菁

芄黍苗陰雨膏之芄芄美貌○芄薄工反又薄雄反膏古報反四

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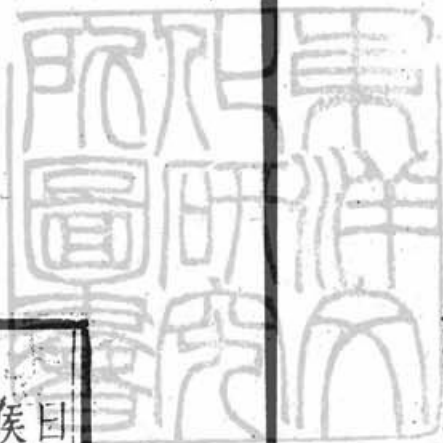
職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州

伯有治諸侯之功芄芄至勞之○正義曰言芄芄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

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爲伯以恩德

勞來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鄭

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郇伯至述職○正義



日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爲

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爲伯

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爲侯也諸侯有

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

職之諸侯者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服

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

事考績述職之事也○有王至之功○正義曰莊

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

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

伯也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正下有賢伯則

下三伯也
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下泉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曹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曹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曹國

毛詩註疏卷第七

七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一

漢鄭氏箋

毛詩國風

幽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陸曰幽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邠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右扶風郿邑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太王為幽公憂勞民事以此教已志而作七月鵲鴉之詩成正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太師述其詩為幽國之風

幽譜 幽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柤邑。正義曰周本紀

